



台中縣鐵路路段多山，常有連續隧道的有趣鏡頭



轉型時代
國立台灣美術館
的台北師範生

十六歲那年，
他從豐原搭火車北上求學，
這是他生平首次的長途跋涉，
一路搖晃近五個鐘頭，
到台北時已是午後黃昏。

師範學校的學生是當時人們眼中的高材生

- ◆ 廖繼春考入國語學校，寄宿台北學校宿舍。
- ◆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九一八年十六歲的廖繼春，順利考上國語學校。他將告別故鄉葫蘆墩前往台北就讀。那個時代北上台北的交通工具除了搭火車以外，別無他途。當年的縱貫鐵路尚屬於產業線形態，載貨比載客多，從起點基隆至終點高雄全長四〇五·九公里，需時十一小時二十三分鐘。所以從豐原到台北大約要五個鐘頭。

● 蒸汽火車頭拖著列車開出葫蘆墩之後，馬上越過大甲溪，之後又是隧道、又是過河，火車在當時還是新鮮的交通工具，鐵道部隨時都在宣導，勸農夫們不要放任牛隻靠近鐵路。那麼漫長的路程，大部份區段又是單線行駛的一九一〇年代，每天僅有一班車對開，南北兩地發車時間，都在上午七點左右，由高雄開到葫蘆墩已近中午，猜想廖繼春上車之後，也許一邊吃著家裡準備的飯糰或便當，一邊欣賞窗外風景，搖搖晃晃地抵達台北已是黃昏了。這是廖繼春生

平首次的長途跋涉，也是他生命史上身體的第一次大移動。

● 廖繼春是國語學校的住宿生，生活和零用都有公費提供，一切總算安定下來，然而學校之外的事情卻變化很大。

● 一九一九年廖繼春二年級時，台灣總督府再度修訂教育政策，將國語學校更名為「台北師範學校」。學校名稱改了，但校址未變，一直座落於今天的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原址。

北上列車開出葫蘆墩之後

一九〇一年代南北縱貫鐵路從葫蘆墩（豐原）北上，越過大甲溪直抵十六分（勝興）的一段，如今稱「山線」，自通車以來幾乎沒有什麼大改變。其間只有後里（后里）與大安（泰安）兩站，但隧道、橋樑之密集卻是縱貫鐵路之最。從勝興車站兩端的隧道算起至豐原一共有九座，而且常有連續山洞或穿過隧道馬上過橋的有趣鏡頭。一九三五年台中大地震震垮了不少隧道和橋樑，唯有大甲溪鐵橋安然無恙，其他橋樑重建時皆有易位。由於工事困難，至今仍維持單線行駛，不久，新闢的山線雙軌鐵路完成後，即將代替原有的山中旅情，這一段極可能遭到廢線的命運。



3-1 昔日的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天的台北師範學院
台北師範學校在日治時代是競爭激烈的明星學校。



3-2 就讀於台北師範學校時的廖繼春（立者左三）
當年想要出入頭地的台灣青年，莫不希望有朝一日能穿上師範學校英挺的校服。

1919

- ◆ 廖繼春在新公園第一次看到人家畫油畫。
- ◆ 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
- ◆ 新建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竣工。



3-3 日治時代的台灣軍司令部，原址已變成今天的「台灣警備總部」



3-4 台灣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

●這一年，發生日本治台以來最重大的變革——改派文官接任台灣總督。過去的武官總督時代，台灣總督將政治、軍事、法律一把抓，儼然是個專制的小暴君。而現在軍事指揮權回歸日本最高統帥——天皇，另外成立台灣軍司令官制度，並於一九一九年新建「台灣軍司令部」與台北師範學教隔街相對，原址後來變成「台灣警備總部」。

●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來台後，在施政上格外加強島內產業開發及文化教育的提倡。為能同化被統治的台灣人，在推行日語教育及國民道德教育上更是不

遺餘力。美術做為國民道德教育的一環，更因政策、制度改革的全盤推動而開始呈現一片活絡的景象。不僅日文的美術資訊開始引入島內，許多日本美術家也逐漸來台投入教育工作。

●學校方面的變化，對廖繼春有直接關係的，還是同年修改的教育政策，除了台北師範學校延長一年（五年制）之外，另外就是同年成立的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後來又改稱彰化高等女學校。為什麼這會跟廖繼春有關呢？因為他所仰慕的一位同鄉少女，此時正進入高等女校就讀，她就是林瓊仙。

●林瓊仙系出名門，而廖繼春家境貧窮，兩人懸殊的家世在一般人眼中無法匹配。林家是基督教長老會信徒，父親林慈是豐原地方素孚眾望的仕紳，平時對貧窮的廖繼春家族也施以關照。

林瓊仙是林家六兄弟中唯一的女兒，她的三哥叫林朝棨，是台灣大學有名的地質學教授。

●台灣的女子教育起步甚晚，直至一九一九年才成立第一所台北以外兼收本地生的女子中學——彰化高等女校。不像一般的家庭，林瓊仙的家庭環境讓她有

3-5 少女時代的林瓊仙



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所以早在彰化高等女校成立之前，父親就送她前往率先注重女子教育的台南長老教會女學校，待彰化高女創校，便轉回離家鄉更近的彰化高女，成為第一期

生。高等女校屬四年制中學，與五年制師範生的廖繼春同年畢業，在學歷資格的認定上，完全平起平坐。

●林瓊仙是一位有智慧、性格堅毅的新女性。據說，當時學業成績優異的她不



3-6 彰化高等女校校園一隅

3-7 彰化高等女校校門，現址為彰化女中。位在彰化街東門的彰化女中是日治時代專收中部台籍女學生的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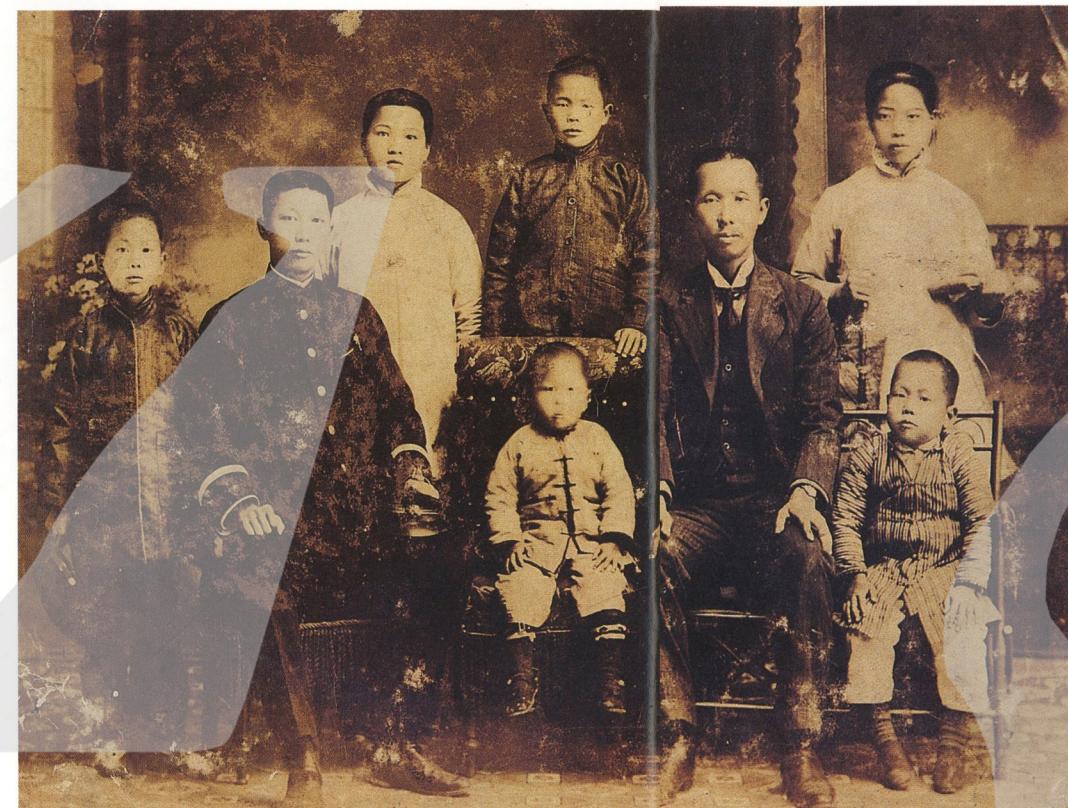
1920

- ◆行政區重編，葫蘆墩改名豐原，葫蘆墩公學校更名豐原公學校。
- ◆黃土水以雕刻作品「山童」入選第二回帝展，為台灣人首次入選者。

相信畢業成績會輸給一名日本女生，認為是種族差別待遇，於是在畢業典禮上將第二名獎狀當眾撕毀。憑這樣的個性，自然有她對未來一生及未來家庭所寄予的期許和堅持。她知道廖繼春有意提親，她也想委以終身，於是開出婚姻的條件——廖繼春必須東渡日本留學，拿到比她更高的學歷，才可以結婚。

●這個條件，是廖繼春步入藝術生涯的轉機。至此，廖繼春一生的信仰與心靈、風骨與創作，都因妻子林瓊仙的呵護與鼓勵，更可以心無旁騖地踏上坦途。

●當廖繼春尚未正式提起這門親事之前，他仍在台北師範學校過著平靜、用功的學生生活，平時有空也到附近的新公園走走瞧瞧。從師範學校到新公園是當時所謂的城內，也是官廳街和日本人的市集，有很現代化的建築，很整齊的街道，總督府、台北博物館都才剛落成不久。趁台北住宿之便，相信廖繼春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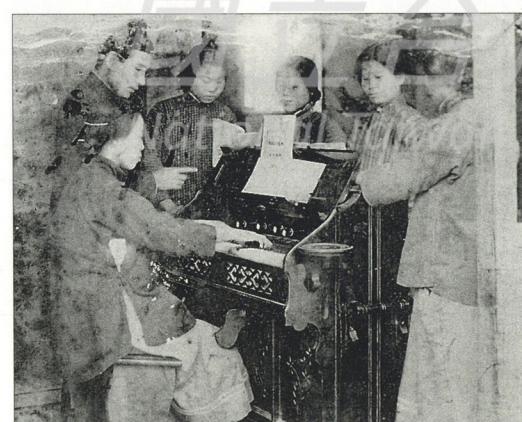
3-8 林瓊仙家族照

林瓊仙為家中獨生女（右立一），父親林慈（前排右二）為豐原地方仕紳，三哥林朝棨（前排左一）為日後有名地質學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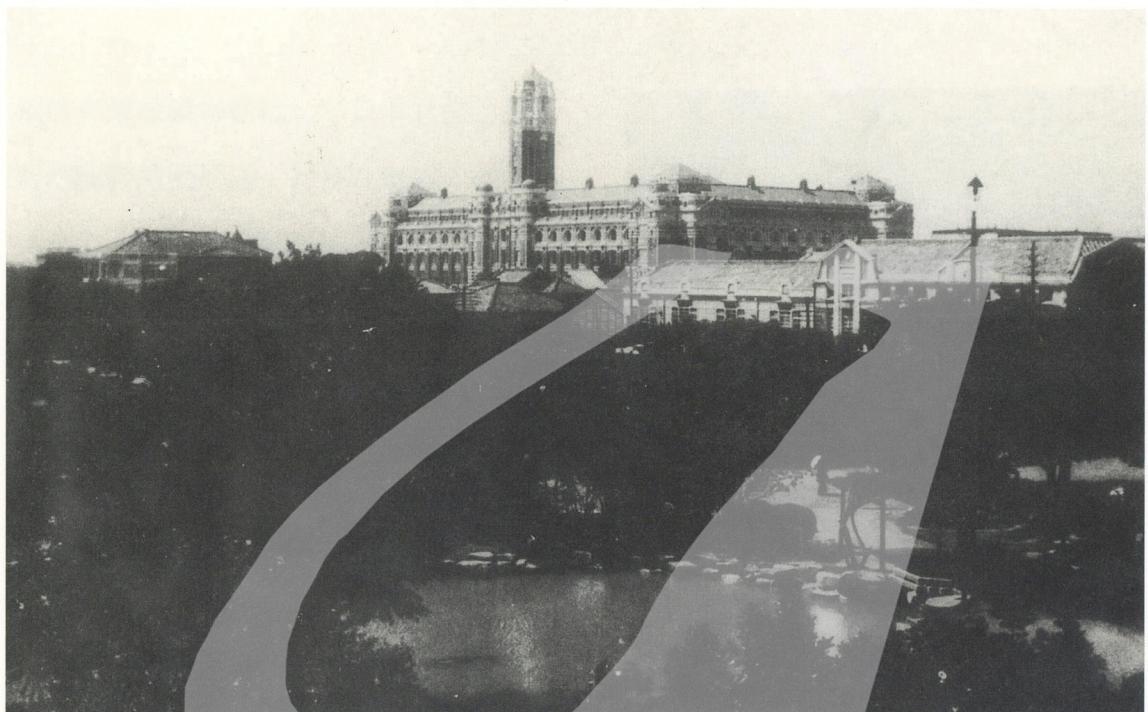
3-9 林瓊仙彰化高女畢業照（最後排居中者）

不會放棄這先睹為快的機會。
●本來就想學畫的廖繼春，僅有的學畫管道只有課堂上一節的鉛筆圖畫課，油畫則尚止於聽說，還未真正看過油畫怎麼畫。然而廖繼春憑著有限的瞭解，也開始嘗試以油漆類塗料在硬紙板上摸索作畫，靠參加日本西畫函授課的方式自學。



3-10 林瓊仙（彈琴者）就學時與同學練唱情景

林朝棨（1910~1985）
一九一〇年生，豐原公學校畢業後，一九二二年入新成立的台中州立中學（今台中二中）。一九二七年考上台北高等學校。一九三四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長濱八仙洞第一個台灣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就是他首先發現的。此外也發現了世界稀有的龍宮貝等。



3-11 從台北新公園遠眺總督府（今總統府）

台北師範學校以北一帶為日治時代台北城內的繁華地段，沿著重慶南路北走，左邊是雄偉的總督府及熱鬧的商街，右邊則是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與台北博物館（今省立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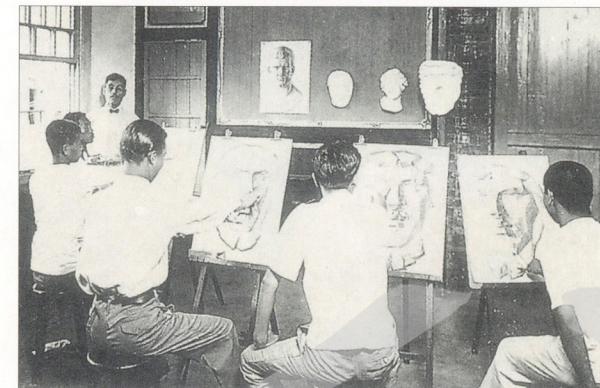
3-12 榮町（今衡陽路）

為台北的第一條大馬路，舊名為石坊街。榮町顧名思義為台北市中心最繁華的市街，店面櫛比鱗次，是當時日本人採購回國禮物的商店街。此照為今衡陽路與重慶路口，左方第一棟建築物為今正中書局。



3-13 表町（今館前路）

為台北車站通往新公園的大馬路，沿路是三、四層樓高的飯店、銀行或商家，是日治時代主要的金融街。路的盡頭為台北博物館。



3-14 石川欽一郎（左後立者）指導台籍學生素描的情形

●直到有一天，廖繼春到新公園，看到一位日本青年正在畫油畫寫生，這才曉得油畫顏料長得什麼樣子，知道油畫原來是畫在布上的。自這一刻開始，他更嚮往油畫了，但也只能省吃儉用，向日本郵購正式的油畫畫材與講義，自己摸索著學習。

●向來被譽為台灣西洋美術播種者的石川欽一郎，也曾在台北師範學校任教。石川在課餘成立寫生會，教導對美術有興趣的學生畫水彩，所以許多台灣前輩畫家的繪畫啟蒙，都是從水彩入門的。可是石川欽一郎正式受聘擔任台北師範學校的美術老師是一九二四年的事，當時廖繼春已在二年前畢業了。廖繼春的自學，不從水彩入手，一起步就著迷於

油畫，這在我們知名的許多畫家中算是異數。

●一九二二年三月廖繼春自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回到母校豐原公學校服義務役，這才正式提起與林瓊仙的親事，沒想到婚姻所附加的條件，反而使廖繼春很容易就鎖定留學的目標——投考東京美術學校。

此時的廖繼春想必已陶醉在愛情與前途兼得的幸福感中。一切盡在準備與期待的青春年華，他一方面得到豐原郡守的理解，允許他留學回來後再繼續補足未完成的義務教職；另方面待事情告一段落之後，他便北上向台北師範美術老師田村美壽討教，勤學素描。